

边防纪实丛书

叩醒中国海

曹保健 著

kou xing zhong guo hai
kou xing zhong
guo hai kou xing zhong guo hai kou xing

河北人民出版社

边防纪实丛书

叩醒中国海

曹保健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叩醒中国海/曹保健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9

(边防纪实/张占军主编)

ISBN 7-202-02577-9

I. 叩… II. 曹…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218 号

书 名	叩醒中国海
丛 书 名	边防纪实
作 者	曹保健 著
责任编辑	解京宁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装帧设计	蔡顺兴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243,000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02-02577-9/I·549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序章 我的马群睡了，我醒着
[9]	第一章 蓝披肩之梦
[9]	1. 珠江是海吗？
[13]	2. 捕鱼台前
[20]	3. 漂逝的舢舨
[25]	4. 大海·诗歌·子弹
[31]	5. 第一次被大海拒绝
[32]	6. 想起海魂
[35]	7. 50封带咸味的书简
[40]	8. 父亲写的不是遗书
[42]	第二章 望海
[42]	9. 神话，海神
[46]	10. 光明的绝响
[48]	11. 护城河啊护城河
[56]	12. 放逐我的“漂流瓶”
[62]	13. 又见海魂
[71]	第三章 中国海校生

[71]	14. “渤海之滨，集合着一群……”
[76]	15. 耻地
[81]	16. 走进“中国西点”
[86]	17. 军规下的初恋
[98]	18. 高级军事机关的“准新闻人”
[102]	19. “用双脚写出来的”报道稿
[107]	第四章 苦旅
[107]	20. 地角归帆
[118]	21. 从银滩到海盗洞
[129]	22. 牧云的水兵
[138]	23. 北纬 17° 线上的太阳
[149]	24. 东岛故事
[169]	25. 永远的琛航岛
[181]	26. 狗祭
[188]	第五章 502 编队
[188]	27. 紧急出航
[192]	28. 神圣的珊瑚礁
[200]	29. 炮声在宣告
[215]	30. 礁长
[223]	31. “太阳海”里 102 天
[239]	第六章 海葬
[239]	32. 黑色的早晨
[246]	33. 海葬
[256]	34. 独臂教授和他的葬礼

[270] **第七章 舰长们**

[270] 35. 中国舰长没有浪漫

[280] 36. 中国舰长走大洋

[293] 37. 硕士舰长代表什么

[300] 38. 给战舰添上翅膀

[307] 39. 不是牧师,不是教父

[316] **第八章 嫁给大海的女人们**

[316] 40. 再说一遍的情话

[333] 41. 一日蜜月

[338] 42. 天涯有个“军嫂连”

[344] 43. 守岛的儿子守海的妈

[359] **第九章 走进“国际舰队”**

[359] 44. 我成了驱逐舰的副政教

[362] 45. 向祖国告别

[363] 46. 赤道之夜

[367] 47. “国际锚地”用目光握手

[368] 48. 我们升国旗

[370] 49. 舰长,荣誉还是缺憾

[373] 50. 礼服与奖杯

[379] 51. 独立大街上采访女水兵

[382] 52. 以和平的名义受阅

[384] 53. 写给金相奎准尉和阿娟姐妹

[389] **第十章 与浪共舞**

[389] 54. 呼唤“中国海权”

[393]	55.“中尉号航母”有点荒唐
[401]	尾声 远海在召唤
[404]	后记

序章

我的马群睡了，我醒着

我的房间离海只有 150 米的距离，我现在就坐在这间挂满海军信号旗的房间里，旗语组成的汉字符号叫做海洋。中国南方军港的夜总是氤氲氤氲，军舰像一匹匹“蓝骏马”，泊伏在夜幕中。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海军中校陈强从南海舰队首脑机关打来电话，讲述了一个关于海的故事。那夜，军港在浓雾中一直闪烁着一双眼睛……

我现在的军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校。在做了 12 年新闻记者之后，5 个半月前，我接到一纸任命，担任中国海军某导弹驱逐舰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见习科长。也就是说，我连同我的行李一起从南海舰队机关所在地的 H 市中

心，乘坐渡船搬到了一个叫做“MA”的地方，这里驻扎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支主战水面舰艇部队，就像美国海军的US师和英国海军的皇家卫队。这里组建20年有9人扛上了金星麦穗的将徽。我以此为荣。报到那天，这支部队刚参加完一次重大演习返航。政治部主任带着我到驱逐舰、护卫舰行“见面礼”。一踏上甲板我就明明白白感到，我的血已变得透蓝透蓝。

佩戴海军上校徽章的政治部主任，是一位儒雅的海军政治军官。他身高一米八零，红润的脸膛上有一双浓眉大眼。离开军舰，站在码头上，我一时有点茫然。政治部主任则突然变得很深沉。他用手臂在空中划了一道很优美的弧线，我的目光随着弧线延伸过去，白碳似的骄阳下，威武的导弹驱逐舰、护卫舰静静地停泊着，机器的轰鸣声中，隐隐传来操演的口令，让人觉得这是一群静卧的猛虎或者是一匹匹系着缰绳的战马。那时我突然想起一句不知谁写的诗，“我在南中国海上，放牧着我的蓝马群。”

“你看到了么？真正当水兵，惟有到这里来。”主任说这话时真的很像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牧人”。我则差点流出泪来。我穿水兵服算起来已有17个年头，此刻，我才第一次觉得我真正开始了海军生涯（尽管一年之后我因工作关系又离开了这座军港）。

回到机关是中午开饭的时候。“五一”节快到了，俱乐部的战士们正从大礼堂的楼顶向下抛一根五颜六色的绳子。走近才知道，这是惯例，他们要在重大节日，像军舰上挂满旗一样，在礼堂主楼升起万国旗，这是海军很有特色的军种文化。且不说那些几何图块组成的旗面竟能代表理想、希望、欢迎之类的含义，挂几面旗就能表示一种特殊的礼仪，

单就那色彩，你站在蓝天和大海之间就能任意想象。

我产生了一种很浪漫的想法，这旗帜如果能一直萦绕在自己眼前，那肯定能让我的灵魂深处海风激荡，我问那个流一身大汗正在挂旗的水兵：“这种旗有多少型号？”他看我一眼：“五种。小的也就毛巾那么大。”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的心思全在那些旗上。当帆缆业务长走进饭堂时，我靠上去抓过他的饭碗就去帮他打菜，弄得这个与我同年入伍的老战友不知所措。菜端回来我却不让他吃，我说：“老乡见老乡，啥忙都得帮，我有事我有很重要的事要求你。”

“老乡”眨巴着眼睛，边从我手里夺菜盘边说：“有屁就放。”

“给我弄一套5号的海军信号旗。”

“怎么，搞演出要装饰舞台？”他知道我是宣传科见习科长，且正在为部队筹划一台文艺演出。

“不，挂房间。”

“你有病呀。”

我是有“病”。但下午刚上班，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老乡”让我去办领旗手续。实际上我的单身宿舍离海边只有150米左右的距离，是三层楼房。三楼那一层，住机关组、干、宣、保、秘五位科长和部分干事，楼房的走廊向大海的一面开放，只要站在走廊上，甚至打开门躺在床上，就能看到白鸥翻飞的军港，说枕着涛声入梦来一点也不玄乎。这样的环境，在海军舰艇部队极为普遍。

下午领回信号旗。晚饭后，我找来一本《海军旗语信号图解》，在房子里研读起来。经过艰苦组合，在这间15平方米的空间里，挂起一条虹一样的信号旗，组成的汉字符号叫

做“海洋”。我躺在床上，这时才觉得自己像一条热带鱼，正徜徉在碧波荡漾的大海里。

这个故事对于我有历史意义。如果说这是崇尚一种浅薄的高雅，像一个城里人把乡下老牛的套和我爷爷手中的牛鞭挂在墙上，当抽象派作品或者一个刚刚“暴富”的服装贩子却为晚上睡觉从不洗澡的妻子买一只价值连城的哈巴狗放街如出一辙，那这旗便组不成叫做“海洋”的汉字符号，我这样说是因为这种“生存环境”是我走向海洋 18 年情感积淀的结果，也是我对中国海洋理性认识的一个带点里程碑性质的东西。

五月的南方，天已经很热。一个冬季加上一个春季都没有换去裙装的姑娘们，在这个时候又穿起了超短裙，街市上的所有风景在初夏时节变得更加明丽起来。而军港的五月是静谧的。晚饭之后，水兵们在码头上小憩一番，就躲进船舱里去了，因为船舱里还没有七、八、九三个月的酷热，他们宁愿呆在那个钢铁隔起来的空间里。陆地上，水兵永远只有“暂住户口”。

这个傍晚一直没有任何预兆，我当然不知道这个晚上将成为我的一个不眠之夜。这一切都是因为好友陈强的一个电话引起的。

陈强是海军南海舰队司令部某处的副处长，正团中校，广东汕头人，是我在 1980 年冬季穿上水兵服后的第一任区队长。那时，他还是代理的。因为那个冬季军衔制还没有恢复，他穿的是和我一样的蓝披肩水兵服，镶有金锚飘带的水兵帽、红五星帽徽和红肩章，但他履行区队长的职责极认真，加上他人长得帅气、处处溢透着睿智，我们非常敬重他。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成朋友是他提干以后的事情。那时他对文学非常钟情，我在学完水兵轮机专业之后，也调到了团俱乐部当了图书员，他常来借书，也拿他写的东西给我读。记得有一篇《粉红色的小贝壳》是他很得意的一篇作品，我们捧着发表他作品的《水兵文艺》，开始做海洋文学梦。实际上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走进大海，关于海的故事，多半是站在虎门沙角白草山顶上，从穿鼻洋飘来逝去的帆影中想象出来的。当然，那时候，我们对大海只有一种朦胧的崇拜感。

也就是那一年，陈强在一天晚饭后来到图书馆，对我说，他调舰队机关了，单位是军务处。文学与参谋，我莫名其妙。陈强则非常理智。他说，在我们搜集到的“海军文学书系”和海战理论书籍读完之后，他对海军战略战术，对海军发展趋势和国防海洋观发生了浓厚兴趣。他说海军可能缺乏的不是作家，而是真正能够研究和驾驭未来海上战争的人。他说这话时，好像还引用了一句什么名人的话，我记不起来了。

送走陈强，我的脑子里一阵慌悚。我握紧拳头看看胳膊上并不发达的肌肉，心想我是注定走不进海洋军事天地的。那时，我正在全力准备参加海军政治学校新闻班的招生考试。9月，我成了大连海军政治学校新闻专业的新生。

陈强后来到中国海军最高军事学府，南京海军指挥学院高级参谋专业深造，有多篇重要论文在全军性学术大会上交流，短短几年升任正团职副处长。我毕业后，则操起笔，开始了新闻生涯。四年之后，我又和陈强走到了一起，那天，我们对酌而坐，“煮茶谈海”。

这是散文《粉红色的小贝壳》发表10周年之后，两位

海军军官关于海洋的一次对话。那是周末，我从南海舰队政治部大院出来，怀里揣着我新出版的海洋理论专著《面对太平洋的沉思——海洋意识与国防》去找陈强。因为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在理论构架上得到了他许多实质性的帮助。当我把签了名的书送给他时，他的目光飞快地从目录上掠过，之后，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本书的名字开始了。

“你是不是哭着写了这本书？”陈强突然问。

“比哭难受，那感觉是我看到的大海没有一点诗意，她隐藏着威胁、战争、恐怖、诡谲。而我周围更多的人，只在诵吟关于海洋的诗篇。”

“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中国人应当怎样面对太平洋。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这句话不新。东南亚经济的崛起，必然会引来太平洋上的蓝色旋风。可贵的是这句话终于有人听懂了，如黄钟大吕，开始震醒了包括我们在内的一批批中国人。”

“我写这部书时只是想，中国海军的发展，已不可避免地太平洋联系在了一起，中国一旦选择打开海洋的门户，那么海洋必须同时又是一道安全的屏障。中国也应当有21世纪的《海权论》。”

“我倒觉得，海洋不能单单成为守海人的责任田，她应当真正走进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海是苦难的金矿，掘金者只能用牺牲为代价去换取回报，可惜的是我们的国人，还没有像了解幅员辽阔的陆地疆土那样，去关注海洋，这恐怕是我都应思考的责任……”

那晚我们的对话几乎没有空白，直到他的妻子为我们添最后一道茶时打了一个哈欠为止。我在返回的路上，望着街道上的华灯人潮，猛然想起两个故事。

就在写作《面对太平洋的沉思》一书时，一天我在湛江市图书馆里遇到一个小青年，他见我披挂海军中尉军衔，好奇地凑上前来：

“中尉同志，你是海军吗？”

我点点头，看着他。

“听说海军待遇很高，吃得也很好，但中国海军用处不大，不如陆军管用。”他的话令我诧异。

他接着说：“中国又不是海洋大国……”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海边长大的青年的提问。

再就是1988年3月14日，中越南沙海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我赶往北京发稿。在北上的列车卧铺车厢内，几个看上去比较有身份的人在闲聊。我问他们谁知道南沙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我，竟没有一人知道那场象征着结束我国政府只靠发表声明表示南沙主权历史的战斗。我再次哑然……

陈强在电话里说：“河北人民出版社拟出版一套系列丛书，叫做《祖国边疆八万里》，其中有一部为‘海防’卷，我认为你最有资格写。”

“你呢？”

“我的研究领域太窄，专业性太强，而你则不然，你这些年来闯海的经历，不就是一部寻找中国海洋之魂的书吗？”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冲动，就像一个蓄满清水的池塘，被人一下拉开了闸门，有一种东西奔泻而下。

放下电话，我靠在竹编藤椅上，夜风吹拂我房间里虹一样的“万国旗”，像一只手轻轻拂去记忆表层的盐霜，1980年到1998年，18个年头与海为伍，我都经历了什么？我都感悟到了什么？我都见到了什么？我心中的海、海军、海

洋、海防观又是什么……房间里燥热起来，我走出房门，疾步向百米外的码头走去。

大海涨潮了，浪花激越地拍打着防波堤，一艘艘夜泊的军舰上，值更的水兵昂首挺立，我此时有了一种追溯往事的心境……

第一章

蓝披肩之梦

我 18 岁时听说有个南海舰队，那时我见到的最大的水就是村东头的水库。不久以后，闷罐子火车把我“哐当”了 7 天 7 夜，拉到一个叫做虎门的地方。那年月，江泽民主席还没有题写“水兵摇篮”四个大字。我脑子里留下的就是码头那几门生铁大炮，还有残垣断壁上的枯藤和弹洞，班长说那弹洞的年龄都有 100 多岁。父亲去世前来信说我比他幸运，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海……

1. 珠江是海吗？

我不知道哪天，大概是公元 1980 年冬季的一个上午发生的故事，是不是

预示着什么。确切地说，从那天上午开始，我便与中国海有缘了。

乡村的冬季来得早。我早上起来看到家门口的小渠沟里结着薄薄的一层冰凌，白花花的霜屑给树枝上涂了一层银灰。这时，村里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民兵营长的声音，他在广播曹沟村党支部的冬季征兵动员令，我听了没太在意，就当时而言，我尚没有报名应征的准备。

吃过早饭，我照样扛上铁锹往村东头走。半个月前，村里成立了十几个人组成的青年突击队，负责在这个冬季挖通水库边上的泄洪渠，因为这水库是村里农业生产的命脉。

我踩着薄薄的霜花来到工地时，同伴们正围着民兵营长“唧唧喳喳”地议论当兵的事。看我走近，民兵营长说：“听说今年有海军，是到南海舰队服役。”我至今记得“南海舰队”这四个字的冲击力。那不就是打过西沙海战的部队吗？我赶紧凑上前去。

民兵营长是富有想象力的，在当时，他也是我们心目中最有见识、最权威的偶像。他转过身，把脸对着波光粼粼的水面。这时，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好照过来，整个水库在朝阳的辉映下流金泛红，他的脸也火烧一样生动。

“海军。啊，当海军穿的是白军装，平顶圆帽，后面还有两条小辫子。知道这‘小辫子’是干什么用的吗？好看。还有鱼吃，都是几百斤一条的大鱼。还能开着军舰到处跑，不像当陆军，还要搞拉练……”现在想起，这位老兄对海军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啊，可当时，我真的是被吸引了。眼前的水库仿佛就是大海，我的理想出现了水的颜色。

真正见到当海军的，是半个月以后的事。我到兵站体检，见到了一个指导员和一个穿水兵服的接兵排长，那排长